

CAMBRIDGE

奥地利学派译丛

姚中秋 张旭昆 主编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 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 在美国

——一个传统的迁入

[美]卡伦·沃恩 著

朱全红 彭永春 宋正刚 王军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奥地利学派译丛

姚中秋 张旭昆 主编

# 奥地利学派 经济学 在美国

——一个传统的迁入

[美]卡伦·沃恩 著

朱全红 彭永春 宋正刚 王军 译

艾军 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 / (美)  
沃恩著；朱全红等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6  
(奥地利学派译丛)

书名原文：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ISBN 978 - 7 - 308 - 05861 - 2

I. 奥… II. ①沃…②朱… III. 奥地利学派 - 历史  
IV. F09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6441 号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  
(美) 卡伦·沃恩 著 朱全红等 译

---

策划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徐 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出 品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出版中心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5861 - 2

定 价 28.00 元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1st edition (ISBN 978 - 0 - 521 - 63765 - 7) by Karen I.  
Vaughn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 - 2008 - 62

# 前 言

20年前，我就开始对奥地利经济学产生强烈兴趣。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期间我阅读了一些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著作并遇到了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以及许多纽约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自由至上主义者，但那时真正吸引我的是奥地利政治学，而不是我知之甚少的奥地利经济学。直到1974年在佛蒙特州的南罗约敦（South Royalton, Vermont）举行奥地利经济学学术会议时，我才真正开始对具有奥地利传统的经济学进行研究。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次会议对于在当代经济学家中重新燃起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兴趣是一个重要的事件，然而对我来说那是次重要的体验，使我对一般的经济学产生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对奥地利经济学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发现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令人兴趣盎然，但也让人捉摸不透。对于许多人为此发表的意见我深有同感，但我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些观点如此令人着迷。大学期间我一开始对微观经济学理论十分热爱，并且长时间都坚信这一理论足以回答有关市场（甚至是生活本身！）的所有重要问题，但我也发现奥地利学派对一些微观经济学著作的批判令人钦佩。到底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它与我学过的经济学如何衔接？我能同时相信这两种理论吗？

在南罗约敦的会议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这个问题继续在我脑中回响。我第一次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是在

## 2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10年前,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劳伦斯·莫斯(Laurence Moss)准备为《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写一篇有关奥地利经济学的评论文章。尽管我们得到了编辑的许多保证和其他来自各方的鼓励,我们却始终没有能够完成这个项目,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要阅读的材料范围无法达成共识。奥地利经济学是否就是所有奥地利人写的相关作品的总和?可是这个范围内观点派别如此繁多,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把比如说摩根斯坦(Morgentern)的博弈理论与科兹纳(Kirzner)的企业家理论联系起来而将它们放入同一范畴。奥地利经济学是否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套特殊理论?但奥地利学派声称属于他们的那些理论常常又牵涉到其他一些非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最后我和我的合作者带着迷茫的心情放弃了这个项目而关注其他事情去了。

然而,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这个项目,并且过去的10年里在进行其他项目之余继续着我对真正的奥地利经济学的研究。我曾经连续五年教授奥地利经济学课程,除了让学生以批评的眼光对经济学(任何派别的经济学)进行思考外,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此来帮助回答我尚未回答的问题。我贪婪地阅读当代有关奥地利经济学的相关文献;写出了关于门格尔和哈耶克的文章;参加了有关奥地利经济学的学术讲座;甚至在乔治·梅森大学通过加入市场过程研究中心而帮助开启了奥地利经济学的研究。

在所有这些时间里,尽管我教授这门课程并且也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我始终不将自己称作“奥地利”学派的人,因为我不能给自己贴上一个我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标签。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我根据两种不同观点的性质而左右摇摆,现在我也经常是这样。在新古典主义学者中,我为奥地利经济学的立场辩护;在奥地利学派中则提醒他们考虑新古典主义学者的观点。这样做并没有为我赢得多少朋友,而且毫不奇怪,尽管我明显同情那些自称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我仍然始终游离在奥地利经济学的边缘。

本书毕竟是我对20年前令我困惑的那个问题所作出的系统努

力。我想我终于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从观点表达充分、与新古典主义模式相区分、有着重要不同特征的经济学理论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迄今为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经济学”。现在的确有作为当代经济学的补充的奥地利经济学观点和理论，同时也存在着削弱当代经济学的奥地利经济学观点和理论。奥地利经济学最多包含了一些革新的主张，并有可能实际建立起一种新的不同的奥地利经济模式，但这些思想及其意义目前仍然处于变动之中。

当前有关奥地利经济学争论的不定情势促使人们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试图弄清奥地利经济学的深奥思想，因此，我不准备系统地将奥地利经济学的所有观点逐一列出，而是试图通过对其历史的阐述来解释奥地利经济学的精髓。更确切地说，我想以目前相关的争论为视野，通过回顾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来解释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但本书并不想对奥地利经济学从1871年至今的发展和影响进行长篇的历史赘叙。那样的一本书会是本书长度的几倍，而且对于本书的目的来说也无此必要。本书的宗旨是要理解经济学领域里一个善言辞、易怒和非常专注的小群体是如何发展到现今的地步，同时试图理解这个群体的观点的演变发展过程。

有人会质疑为了要理解或解决某一争论而去考察其渊源是否合适。对于一个耕耘在经济学领域中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分支学科——经济思想史——的人来说，我对这种想法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谁会去关心门格尔甚至米塞斯或者哈耶克说了些什么？我们所有需要关心的是目前人们还在争论的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对于这样的疑问，我的回答是两方面的：

首先，我考察这一争论的历史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令人感兴趣的意义。经济思想史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是关于我们人类的历史——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构建周围世界的方式。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兴趣而做某件事情，经济学家一般来说不会获得深刻的认识。他们想要知道的是这其中潜在的回报。在我们的研究

#### 4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中，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历史具有巨大的辅助作用。事实上，如果不深入研究奥地利经济学传统的历史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当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和争论，因为与同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比，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派更需要从整个一百年的传统中寻找灵感和启迪。

大多数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们阅读门格尔的著作并不像阅读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那样（如阅读杰文斯的作品）出于一种历史的好奇，而是将此作为一种理论灵感和启迪的源泉。虽然相隔一个多世纪，门格尔、哈耶克、米塞斯、拉赫曼以及科兹纳的作品仍都是有关当代奥地利经济学意义和内容对话的一部分，是米塞斯所说“真正的现在”的一部分，即设计并实施一个计划所需的时间段。我们可以将学术的“真正的现在”定义为所有参加者被认为应该为解决某个学术问题而做出贡献所需的时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学术意义上的“真正的现在”可能不会超过一年或两年；而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来说，它超过了一个世纪。

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来说，“真正的现在”之所以比其他当代经济学要长得多是由于他们不相信 [如斯蒂格勒 (Stigler, 1969) 曾经说过] 历史上的那些前辈们的所有观点已经被人们充分理解或者已经融入目前的讨论之中。实际上他们普遍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沿着一条错误的轨道行进，并且遗漏掉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则成了奥地利经济学传统。通过研究门格尔、维塞尔、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领域中其他所有的明星，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相信他们可以找到构建比目前“主流”学派所主张的更好的经济学理论。因此，他们需要考察构成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主体的思想理论的渊源、发展、发现和再发现。

那么，我考察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是由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从中汲取素材的当前的文献也是历史。但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是要把握未来向前发展的方向。通过弄清奥地利经济学传统过去所做的特殊贡献，我们可以看到它未来的发展轨迹。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渐相信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对当代经济学的批判中就孕育着真正科学革命的种子。这一革命的整个性质目前还不十分清晰，但所有基本的要素已经出现：不愿意从时间和无知中进行概括；坚持以市场过程为中心；重新理解市场秩序中的经济机构；越来越喜欢把人既当作个体又当作社会动物来理解。这些当代奥地利经济学争论中的所有要素既是在对奥地利经济学传统进行彻底清扫之后建立起来的，也为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指明了一条新的途径。本书即是尝试着清除那些杂草，让我们所期望的革命能够在更加友善的土壤中扎下根来。

## 致 谢

感谢 Earhart 基金会给予我的慷慨资助，使我得以把两个夏天的所有时间和一个学年的部分时间用于本项研究。我也要感谢 Kriebler 基金会的资助，使我得以摆脱教学任务投身本研究。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的大纲首次发表于《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aughn, 1990)。第七章的早期版本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aughn, 1992)。

尽管本书的写作历时不到两年，但思考与计划则耗费了十年心血。在此期间，我从数不胜数的交谈、研讨班和学术会议上受益匪浅，其中不少我已难以清晰忆及（尽管无意间仍能记起）。我的不少同事和朋友的想法给了我灵感，并在本研究中影响了我，在此只略举数位。

首先，我感谢劳伦斯·莫斯，我们一度曾经共同从事一项关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尽管现在已经无人提及。我们两人之间的诸多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都有助于我深入考察我所要研究的问题。

我也感谢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他本人的主观主义取向、他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兴趣及他对奥地利学派研究纲领的保留态度，为过去 10 年间的很多交谈提供了基础。

我也十分感谢在乔治·梅森大学市场过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Market Processes)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很多学

## 2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生。在课堂上、每周一次的市场过程学术报告会上，我倾听他们而学到的东西，跟我希望他们从倾听我中学到的东西一样多。我想特别感谢下面几位学生，他们中有两位现在已经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发现，在我深思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奥秘的时候，他们的想法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他们就是彼得·博伊特奇 (Peter Boettke) 和斯蒂夫·霍维茨 (Steven Horwitz)，还有威廉·图洛 (William Tolloh)。不论他们自己是否知道，这三位学生帮助我深入思考了本书的关键部分。我特别感谢彼得·博伊特奇，他对我的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论，向我提供了无价的帮助。

我也要感谢两位同事的奉献，尽管他们恐怕都想不到自己会为这本书作出了奉献。首先，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他经常倾听我冗长的唠叨，那已经不是对话了；他也阅读了每一章的草稿，对我提供了莫大帮助。他对我的研究一直有浓厚兴趣，他自己也深入地研究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这些让我在过去两年间得到持续的支持。

其次，我十分感谢老同事丹·拉瓦伊 (Don Lavoie)，在其任教经济系期间，他一向都是最乐意分享我的种种稀奇古怪想法的人。他对我帮助很大，不仅阅读和评论了本书的各章节，也是我现在对奥地利学派观念具有浓厚兴趣的主要启发者。

最后我要感谢一个人，在我成年之后的人生中，他不只是我的同事，也不只是我的朋友，他就是我的丈夫加里 (Garry)。这么多年来，在风风雨雨中，加里一直都是我情感上的支柱，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信赖我、对我有信心。我是在人生特别背运的时候开始这个研究的。我能够满怀希望地完成它，基本上就是因为他在我的生命里。

# 目 录

前言 / 1

致谢 / 1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二章 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 14

第三章 经济计算与门格尔主题的再发现 / 42

第四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 69

第五章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复兴 / 101

第六章 界定奥地利学派的范式 / 124

第七章 市场过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秩序问题 / 155

第八章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何去何从？ / 181

参考文献 / 200

附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1950—2000

彼得·博伊特奇 彼得·莱森 / 222

译者后记 / 236

# 第一章 导 论

现在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过去 20 年里发生了某种复兴。的确，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视角就某个问题进行探讨或者介绍一些著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观点的书籍和文章引人注目；在纽约大学、乔治·梅森大学以及奥本（Auburn University）大学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学院还设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生项目；全美各高校所开设的有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本科课程也不计其数。在专业学术会议上，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为主题的议程总是能够吸引可观的听众；在如金融理论和方法论这些领域，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举足轻重。而且，自东欧和前苏联崩溃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派有关计划经济行不通的观点最终是正确的。

在经济学领域，虽然总体上自认为属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人数比例甚微，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感兴趣的人已明显增多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甚至包括那些对其大多数理论持异议的人。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化，人们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派的理论仍然缺乏全面的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派对经济常常有令人感兴趣的见解，并且似乎往往都是正确的，但是如何将这些观点与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对于经济学界来说大多仍然是谜。

现代奥地利学派之外的人对于奥地利学派的许多理论往往困

## 2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惑不解。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不过是传统经济学而已，对数学与计量经济模式带有一种神秘莫测和完全具有时代错误的厌恶感。正如我的一位同事不太客气地指出的，用专业术语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它不过是奥地利人对自由市场的鼓吹罢了。这些人可能只是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 1944)，或者只是涉猎了米塞斯的一些后期作品，甚至可能只读了罗斯巴德为自由主义政治学辩护的一些作品。这些看法并非全无道理。奥地利经济学派确实不愿意用数学符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且他们多数人都拥护自由市场。不过，维护自由市场显然不仅仅局限于奥地利人。

讨厌数学和鼓吹自由市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明显特征，但这些都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往往会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著作中发现一种对市场过程的独到理解，特别是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伊斯雷尔·科兹纳(Israel Kirzner)以及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等人的作品，往往能够启迪思想、令人信服。他们的作品涉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家的作用问题，并将市场竞争描述成你死我活的斗争，突出市场过程中产品和生产技能的多样性，强调市场竞争对于开发新产品和创新所起的作用。

与传统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市场固有的活力与变幻莫测而不是市场的稳定性更感兴趣，那种稳定性往往使均衡模式成为诱人的分析工具。因此，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教授入门课程、研究法律和经济、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特别是从事反托拉斯工作)，或者一直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比较研究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来说，这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直觉理解上产生了共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似乎表达了关于世界的某些真理，某些经济学家们能够意识得到而又没能用他们的专业术语充分表述出来的真理。

的确如此，一些经济学家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这些“直觉”有

很深的感受，因而觉得有必要通过运用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化方法来对它们进行“规范”。例如，哈耶克在社会主义计算的争论中有关激励因素的讨论就遭受到了这样的命运，因为10年之后像如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 1962）和里尔尼德·霍维奇（Leonid Hurwicz, 1973）这样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将激励相容系统模型化了。又如，我们可以说信息经济学理论有部分受到了哈耶克那些有关知识的文章的启发；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约翰·希克斯爵士改进了他称作是属奥地利学派的一个正式的货币理论（John Hicks, 1973），并且启发了耗时的资本过程刺激了家庭手工业的观点（Burmeister, 1974）。最近的例子有罗恩·海讷尔（Ron Heiner, 1983）试图用非常规范的方式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关不确定性与机构之间的联系的意见进行模型化处理。这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观点就被认为已经被吸收到了主流的学术理论中。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派对于人们将其模糊的观念系统化非但没有感激之情，更多的可能是抱怨，认为那些正式的模型没有完全表达他们所想要表达的观点。如果规范化只是意味着表现世界均衡状态的数学模式，他们宁愿不要这种规范。

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这往往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他们似乎不太愿意像经济学界的其他人那样遵守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而同行们也不太清楚他们到底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感到左右为难：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谈论有关规则的时候——比如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主流经济学的规则或者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的规则会更好一些——人们便指责他们太专注于那些“不过是些方法论”的东西，而方法论普遍被认为是只有那些做不了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去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奥地利学派的人能够忘掉他们的那些方法论而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些经济学分析的话，那他们的名声会好一些。然而，如果你的方法论遭到那些主流规则中的人所误解或不屑，你又如何能够做令人信服的经济分析呢？

#### 4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著作就反映了这样的困境：一是有过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评的作品；二是不寻常地有太多关于方法论的作品。但这非但不会成为它的弱点，相反，这是由奥地利传统特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些著作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涌现，对于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审视世界以及如何履行其职责提出了最基本的挑战。从最起码的意义上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于当代经济学的方法、内容以及局限性作了全新的解释；从最深远的意义上说，它是对经济学的一次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重建。

我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范畴而非观点提出，反映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品中本身就存在着—场意义深刻、分歧突出、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调和的论战。虽然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均认可共同的鼻祖，强调同样的学术原则，但对于他们自己的理论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分析之间的关系，在理解上大致分成两大阵营。通过分析这两大阵营所存的分歧的实质，我们既可以弄清楚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什么又不是），同时可以理解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长期以来如此让人捉摸不透。不过在讨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之间的分歧之前，我们应当先来了解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所有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均赞同一些基本的观点。最根本的是他们都认为从人们的行为上来讲经济学应当能够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这其中似乎包含两层含义：第一，—门社会学科应当对那些涉及个人行为 and 思想的社会现象作出解释。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经济学应当支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第二，由于我们个人只能以自己主观的智慧作为过滤器去感知世界，经济学就必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解释，以此作为人们对于他们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主观理解的反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将它称作“彻底的”或者“激进的”主观主义，以便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相对有限的主观主义区分开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喜欢在其理论中添加主观成分，而忽略人的主观主义的其他表现特征，



这些表现特征包括人们对预期甚至知识本身的主观主义。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认为人的所有行为是注定要发生，而且是在没有完全掌握知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要求经济学在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不能剥离时间和无知。从这一认识出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得出这样的认识，即经济学应当是关于人们如何在一定的时间里实现各种项目和计划，对目前的状况只是有限的了解，对未来也完全捉摸不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就是人们为了减少由于无知和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效果而创造出制度性的解决办法。用哈耶克的话来理解，就是奥地利人认为经济学需要回答的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人们在做经济决策的时候会出现错误，而是要回答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为什么会作出正确的决策。（哈耶克，1978a：86—88）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会说，当他们以约束最大化来模型化他们的研究课题时，他们提出的也是关于在已知的环境下人们寻求实现自己的项目和计划的理论。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约束最大化的模型框架太有限，不能充分解释那些他们认为明显属于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固然包括典型的经济行为，但也包括打破已知的禁锢、发现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需求等。事实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强调是与这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对知识的了解是有局限性的以及人们如何去克服这些局限性。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来说，知识是多层面的、异质的、分散的，同时也是私人的或者是隐含的，这个事实与非完美的现象正是驱动市场过程的一个特征。这种知识观为我们提出了有关市场过程中交流与学习的问题，因而，我们关注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通常情况下新古典主义所关心的范畴。

概括起来，所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均认为市场过程可以理解为由不同个体的行为与相互交流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活动，这些个体具有不同知识，对未来有着不同预期，并通过相互交流来寻求实现各自的项目和计划。根据哈耶克的著述（1976：108），奥地利人可